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六

豫章

弟

武林門人鍾  
欽霜鳴父較

水利篇

周漢水利

魏晉六朝唐附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  
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

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

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

金石集于諸生故口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

其數實得其量萬物得之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而

于農事爲尤重故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

封之一夫百畝夫間則有遂十夫則有溝百夫則有

洫十夫則有澮萬夫則有川而匠人之爲溝洫也畢

起法于耜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之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方里爲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繇是廣四仞深四仞則萬夫之田謂之川是何也  
凡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是故溝  
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必三  
十里而廣倍若行奠水必磬折以參伍則其去有漸  
可以灌溉而欲爲澗則句于矩以深之故溝必因水  
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之曲直則其

流易壅防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潰故  
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注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  
竊三分去一大防外竊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  
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其法之詳備如此至若  
天時之雨暘不時地形之滯瀉不等則又有稱人掌  
下地之稼以滯蓄水以防止水備乾澇也以溝蕩水  
以遂均水欲流遙也以列舍水以滄瀉水防汎濫也  
而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春則揚其芟而作之其  
用歸於原委有鍾隰臯有牧畢盡其地利之宜而已

今試考其自四尺之溝積而至二尋之澮一同之間  
其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畝也自一成之地  
積而至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人以治溝洫畝  
澮者凡幾人也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入賦歛之  
收而棄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蓄泄無時則旱澇得  
以爲田患而澮滙不廣則蓄泄不足以制水利故多  
其地大其蓄使其有餘固可以疏通使無壅而不足  
又可以停注使不涸則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  
于公上者毫髮而所以福斯民澤天下者無窮此所

以經界疆理之制明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環南畝  
而無非治水之人故農有餘力而地利盡也其後齊  
相公問管仲曰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何如而可對  
曰聖人之處國也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  
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  
焉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  
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  
已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故善爲  
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幸慈焉公

曰願聞五害曰五害之屬水長爲大。夫水有遠近。有  
小。大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水別于  
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  
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  
者。命曰川水。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  
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反常有危殆  
也。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曰。可。夫水之  
性以高走下。則疾至于澗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  
故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行至曲。必留。退滿則



後推前地下則平行之高卽控杜曲則搗毀杜曲激  
則躍躍則倚移而妄行知備此者人君天地矣公曰  
請問備五宮之道曰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  
夫大夫佐各一人取水左右一人爲都匠水工令之  
行水道常以冬無事之時具備水之器籠函版築各  
什六土車什一兩輦什二食器兩具人有之錮藏里  
中以朔日出而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歲冬令  
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傍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  
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功未起當春三月

人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澗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狐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

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澆注填關之水，溉馮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午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梁漢興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派瓜分，原濕基布。其制尤爲詳備。京師則有少府，總山海陂澤之事。其屬則有池監，有都水丞，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巴陵之渠，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滄浦官，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皆所以掌水。

日○夜○分○水○糾○列○土○乃○益○闢○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  
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藁○大○  
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  
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  
其○饒○是○謂○流○膏○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  
大○旱○十○一○仞○見○水○則○輕○征○至○于○五○仞○則○去○半○比○之○于○  
山○五○尺○見○水○則○十○去○四○至○于○三○尺○比○之○于○澤○所○以○詳○  
水○地○者○如○此○自○是○井○田○漸○湮○溝○洫○之○制○非○復○周○官○之○  
舊○才○智○勤○幹○之○士○始○出○其○經○營○以○規○一○方○之○利○而○榮○

酌則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  
汝淮泗合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  
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  
菑濟之間于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  
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  
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  
萬億計而水利之說自此興焉魏文侯時西門豹爲  
鄴令有令名至其曾孫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爲羣臣  
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

事之政令也。元光中，太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溉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渠三歲而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

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莊態言臨晉民願  
穿洛澆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私十  
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  
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  
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  
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輒成國  
亭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

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元鼎六年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高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農盡地利平徭行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潁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



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澁且糞  
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兩渠之饒也元帝  
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  
鉗盧陂累石爲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  
盧古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  
得其利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  
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爲民作均水約束立于田畔  
以分之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

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思許楊  
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  
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  
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以死效力晨大  
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  
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  
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  
收楊下獄尋釋之而陂成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  
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

重修之境山豐給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廻三百餘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魏武帝時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馥乃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爲豫州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流水滂爲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與陂埭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

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  
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爲之廣開水  
田募貧民佃之家以給足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  
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沂洛溉瀉鹵之地三千餘頃  
國以充實焉四年司馬宣帝欲并吳使鄧艾行陳項  
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宜帝從其計乃修廣淮陽百  
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  
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自此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中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三年大霖雨，而潁川襄城水患滋甚。當陽侯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併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壻。百姓困窮，當今秋夏蔬食之時，已有不贖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兖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黨之。

信者盡得水產之饒。則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募野  
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  
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往者東  
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塌  
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  
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  
下。澗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  
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  
處。皆陸業也。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又

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徒運道。時下都督  
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非所見之難。直以  
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  
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  
以偏利忘其害者也。案豫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凡  
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  
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  
籠溢。大爲災害。宜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埭  
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

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塢陂之類皆决漚  
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舊陂  
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  
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  
其功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  
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理固  
可坐論而得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預在荊州修  
召信臣遺跡激用濁渭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  
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汎  
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  
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  
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後世無叛繇杜翁孰識智名與  
勇功時張闔爲督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  
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  
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  
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闔興陂溉  
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

下詔曰片楊侯閻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閻爲大司農。馮又孔愉爲會稽內史。向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循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宋文帝時劉義欣爲荊州刺史。治壽陽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乃畫溝引芍水入陂。伐木開濠。水得通。涇由是豐稔。後魏裴延儁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陂。堽渠徑五十里。漁陽其郡有故戾陵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

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饉延儒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  
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勢隨力分督未幾  
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齊天保末  
頻歲不熟米糴踊貴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  
議修石龍陂歲收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庫充足孝  
昭皇建中于州長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  
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周武帝保定二年  
初于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凡此皆  
南北六朝之建水利者也唐興武德七年同州治中

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貞觀末  
揚州長史李襲稱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  
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八百餘頃民獲其利永徽  
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  
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過漕水所以得利  
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水田六千  
二百餘頃開元九年詔決三輔渠時宗室貴主權豪  
皆旁渠立磑爲淤塌專渠利元紘敕從史盡毀之分  
渠水下田代宗廣德中敕毀白渠支流碾磑禁分水

令得益漑田昇平公主有二磴其中請得毋毀帝曰  
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爲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  
德宗建中時曹王臯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  
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次凡二處每夏則  
爲浸濫臯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  
挑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臯乃令合錢鑿井人以其  
便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史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  
得沃壤四千餘頃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左山之  
湖漑田三千頃初洪州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

會每遇霖雨水漲輒灌溺城市人不爲生產計韋平  
拜觀察使蒞洪乃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關  
開廣衝南北七里盪滌汙壅築堤五八長十二里堤  
成明年江與堤平因鑿六百陂塘溉田一萬頃益勸  
農桑民賴其利長慶二年溫造爲朗州刺史奏開復  
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爲右史渠  
後造復爲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  
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  
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週迴三十里北有石函

南有堯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  
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  
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先特開元中姜師度兼  
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廩溝于薊門以限奚契丹循  
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  
多遷司農鄉久之爲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  
二縣開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山置十  
餘屯師度吾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爾就  
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傳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

曰孝思知俾于節度知相地嘯所瞻也當詳水利其  
可考者大畧如此





宋代水利

元附

宋朝屢世惠養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州有倅二邑有丞佐而郡守邑令皆得以行其浚濬儲蓄之利其在緣邊有塘灤聚水因以限虜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深淺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熙寧中各路置農田水利官沿汴設淤田司至于南渡東南水利尤盛而其後有圩田圍田泚田之制焉先是有雄州

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敢侵入而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屛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端拱二年遣陳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而營田之議遂寢淳化四年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

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  
矩洎內供奉閻承翰殿直張從古董其事仍以懋副  
之所經畫悉如懋奏至景德元年開承翰自嘉山東  
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醴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大  
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  
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鷄距泉以息挽舟之  
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時知興元  
府許景山嘗視漢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鄴侯方  
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憚一時之勞而

廢萬世之利乎。于是因其壞大修之，而毀淤之地復  
大。利。仁宗慶曆中，參政范仲淹陳事，言江南應有  
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關。  
早則開閘引江水，水之利溥；則閉閘拒江水，水之害早。潦  
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旱河，可  
以通海，惟時開濬，則不涇于湖泥。雖有堤塘，可以禦  
患，惟時修固，則無由于摧壞。臣知蘇州，詢訪高年，曩  
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七八千，專爲田事。  
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

不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于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涇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皆可為阜濬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具功

狀以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則可無饑歲上  
無責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論  
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時趙尚寬知  
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之亂田廢不耕土曠民稀賦  
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以墾辟  
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  
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  
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  
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

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  
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上其事命留再任且旌擢之神  
宗卽位志在富國尤以勸農爲先熙寧元年遣劉彝  
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  
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二年制  
置三司條利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  
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原無而  
可以創修者或水利可及衆而爲勢豪所擅或田去  
河港不遠而爲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或縣有



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墾  
墾及陂塘堰埭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爲圖籍  
上之有司其土田汗下爲雨潦所鍾若近大川爲所  
蝕蝕者要在修築圩埧提防以障之或疏濬溝洫映  
滄以泄之固可積水而田也自今以往縣不能辨言  
之州事關數州不能獨辨具以聞而諸修水利得貸  
常平錢焉已而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  
夾河公私廢田畧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  
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

地勢利于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亦  
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漑田詔叔獻  
行之叔獻于是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  
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三年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  
水沮撓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  
以楊汲爲都水監今每事稟于沆立張鞏何能辦集  
久之帝聞淤田多侵民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  
說者爲妄于是以叔獻等特提舉沿汴淤田四年帝  
語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

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  
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帝以慶州軍亂  
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溉淤田又行免役作  
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于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麴  
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大臣宜于此時共圖  
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  
至明而後察也旣而知襄州史炤言開修古淳河一  
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  
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墾開荒梗者無

輒增枵五年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  
戶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承田  
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邪信臣故道擊焦家莊地  
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履實遣程昉領其事昉  
剗河去疏土築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豁谷合流  
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昉又奏引  
海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  
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  
三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

自下流開導則敵滄易治書所謂濬畝滄距川是也  
時人人爭言水利大抵迂濶少效且所在追集老少  
相視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而古陂廢堰多爲劔近冒  
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一旦興復而好訟之黨多怨  
之人或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  
業以爲官陂而又上糜帑廩下奪農時罄空訪尋遍  
增煩擾而安石急于興利一意行之至其後河北提  
舉常正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以爲言帝以  
問安石安石請令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

臣等竊以安石之功爲非說已而宗師與陛下  
使臣等受命於陛下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  
及大守安石之功爲非說已而宗師與陛下  
及退山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  
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  
聖德蓋安石作贖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  
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利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  
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民謝  
表遣二使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

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  
蠲稅一料七年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  
已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  
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先是杭州於潛縣令  
郊直言蘇州環湖地卑水多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  
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基  
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爲  
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岸度用夫  
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

矣。至是命直興水利。又數月中書簡正沈括復言湖  
西涇浜淺涸當濬。湖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請下司  
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時。邾直言治田利害。  
一論古人治低田之法。曰。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  
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於  
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  
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  
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  
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



大水江河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復出於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水水不能據侵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又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又論後世廢低田之法曰古人田各成圩圩各有長甿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做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溝常通也年祀綿遠古法墜壞水田之隄防或田戶利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溼浜或隣人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官中開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租課

而不加修築或租戶利于易田而故欲滄沒或張捕魚蝦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沒然復在江水之下也。竄之論可謂切矣。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其役。元豐元年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溉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膩然而奉行者鮮愛民利國之實法雖善亦奚益哉。至二年罷沿汴淤田司而元

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知杭州  
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廝  
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  
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  
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  
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  
水之利取給于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閩閩三年一濬  
爲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  
六井民獲其利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

向在姑蘇遍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  
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  
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  
今境內積水視昔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  
開吳松江繼濬入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  
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諸曉水  
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  
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  
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

仁相度以聞而開江之議復興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江東四明越圩田圍田陂塘堰閘之利畢設紹興三年始定州縣圩田租額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勅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

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潮湖等處尚  
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間田令監  
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  
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  
山之泉築堤者漑水號曰龜塘漑田萬頃其後堤壞  
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願浩始募民修復以廣  
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崗  
望委守令講陂塘漑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  
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漑知江

陰軍蔣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開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其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溢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爲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

分二派東南一江曰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出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長六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淵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闕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



常熟昆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  
浦濬開五河政和間趙霖復常開濬今諸浦湮塞又  
非前比于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既古至平江言  
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十功月餘可畢  
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隆興二年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三年監進奏院李結上三議畧曰蘇湖  
常秀自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于積  
水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專皆中輟竊謂治田之

便利有三。一日敦本。二曰築方。三曰因時。夫古人治塘浦。澗深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非專爲決積水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澗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宜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澗。塘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旣開澗。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旣成。水患自去。此所謂敦本之議也。夫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

不治非協力不可。且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  
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免。願募今民方饑饉。但食其  
力。因其所利而利之。兼以秋冬旱涸。涇浜斷流。連畝  
修築。尤爲省力。故曰非因時不可。其後戶部以三議  
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時有力之家。各依鄉原步畝。出  
錢米與佃租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  
從之。乾道九年。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  
利。爲之備。于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  
盛時所不能免。而民未告病者。備先旱也。豫章諸郡。

縣但阡陌近水者莠秀二實膏仰之過雨不時至苗  
輒就稿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早備乎唐韋丹爲江  
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  
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知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  
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各山川原甚衆  
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灌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  
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糶  
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斃  
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焉淳熙

十年大理寺丞張柳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滯洩旱  
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  
爲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菱蘆於是舊爲田者始隔水  
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于此乞  
責縣令毋給據尉警覺察之有闕裏者以達制論給  
據與失察者併坐旣而漕臣錢冲之請每園立石以  
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熙二  
年詔守令到任半年以後具水滯澀塞合開修處以  
聞任滿日以與修水利圖進彙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園田相望皆  
千百畝陂塘漫漶悉爲田噲有水則無地可漙有旱  
則無水可卮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于是  
以大理司直留佑賢措置之又令知縣並以點察園  
田事入衙每歲三四月同尉廉其有無園裏狀上于  
州州聞于朝至其沁田之設自紹興末言者謂江淮  
間沁田蕪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特命根究  
之既而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爲經量實逼縣官按圖  
約紐惟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

下戶以受其害于是言者極疏論之乃詔沙田蘆場  
止爲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而行  
者以經量失實責焉久之方滋疏論沙田上問沙田  
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  
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歛怨君子務存大  
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  
乾道八年詔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蘆場租錢併歸  
戶部已又遣官實其頃畝悉追正之嗚呼沙田者乃  
濱山沒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則

沙復派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豈可以爲常哉。至若湖藪陂澤水之所滌。而河渠畝遂水之所泄。豪民墾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輸之入。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以爲創置之良田。隸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矣。倘令官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



者不足任上庶希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間有指鄰國以爲壑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  
耳不然閔之茗溪入太湖東坡何託以此諷熙寧興  
水利者哉

元有大下內立部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可以興  
舉水利修理河堤爲務夾雙塔白浮諸水爲通  
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轉餽之勞導渾河疏  
灤水而武清平陸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漚沱  
而真定免決囓之患開會通河于臨清以通南

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旱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爲不可泯也。其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

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  
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英宗時虞集爲國子  
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實竭民力  
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率同列  
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賓青  
齊薶葦之場也、海潮且至於沃壤用浙人之  
法作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因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  
萬夫之田爲千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

清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三年勿征也。五年勿征也。高下中爲率。朝廷以力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備。第其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國朝水利

國朝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開壩陂池引水河  
以灌田畝利農民者務整理疏濬如河水泛溢損壞  
房屋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  
妨民業如水患急于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  
以禦患二十七年 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  
郡縣督修水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  
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  
制行有澮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秦廢井

田溝洫之制蓋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已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時奉行致民受其惠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蓄畜以備旱熯宜濶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永樂元年江南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有司督治訖無成績于是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治之已又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講究拯治之法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十

川高多下少環以六澗綿五百里納杭湖宜歛諸山  
水注澗山諸湖入三泖填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  
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  
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  
通海代屢以當潮汐之道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  
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  
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則  
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  
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旋工臣等相視得嘉定



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  
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  
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流浚傍有范家港至南  
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通亦  
湖之水使其勢行庶幾禹貢三江入海之舊俟水道  
旣通乃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  
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  
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

何忍如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四年福清民請

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修迄今未

興工築民失業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賴

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且苦既得請奈何復

倚閣慢廢之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府縣照塘開

堤年久坍塌不能瀦泄淤塞不能灌溉者令修築復

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其實聞已詔府

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秘視怠廢者

糾劾之。

景泰六年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毓爲

戶部尚書專總督糧儲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

會知府汪濬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濬躬往常

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隄堰近民耄倪皆卧泣

堤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濬不

聽強之挑濬青墩浦橫歷塘共五十里以通白茆塘

鑿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汙塞浸

以叢葦仍挑去約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天順三

三月吳松江舊設澇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

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滄沒役漸廢弛八十年沿  
江之民歲漕淫潦至是巡撫崔恭親詣其地相度督  
工挑濬分江爲三段節 挑濬至今爲利民因目漕  
港爲都台浦以識不忘云 咸化元年關中水泉斥  
鹵未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巡撫都御史項  
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徑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  
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鎔  
鑠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  
八年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渠之水發源松

華黑龍潭溉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今御史樊瑩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收公田租給之上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蓄積甚寡使田被水患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矣用官物以預爲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

弘治六年河南叅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波等堰許州有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

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啓閉三在七官之  
兼并豪右碾磨之浸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  
溉旱燠有備七年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曰臣  
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  
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一半若水道不通爲六  
郡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蓋天目諸山之水瀦  
爲太湖而太湖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則  
爲堰填而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  
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

於堙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  
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  
淤漲於外士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圃  
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  
盈經冬不涸圍沮洳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決旬  
山水橫發滄沒田疇源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  
四年一潦五年復潦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  
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只  
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聖明以根儲爲國家

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重其委任設法賑濟俟民心稍定然後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汎溢九月乃以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充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惜其急于成功肇自七年之冬訖于八年之



春而有司多務迎合補苴目前止將近岸沙土畧加挑濬移置岸旁嗣後一遇淋雨仍塌港內曾未幾時而白茅諸處皆復湮塞下流不通水患如故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或以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以工部郎中督理而位卑權輕官民玩侮又何由舉其職業哉後給事中吳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臣任給事中時嘗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勢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

百餘畝無勺水資灌溉者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  
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豈有修築於時豪  
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  
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於塘  
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台行  
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  
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  
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徃徃又額外  
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聞之惻

然痛心不謂 德意不宜至于此於是行所屬府州  
縣官清勘陂塘責令築濬理其填占而臣巡行阡陌  
以稽督之兩月之間漸見修復惟 皇上念足民之  
道莫先於是守令之職莫大於是備行各布政司循  
行所屬以前 詔書從事幸甚 嘉靖二十年給事

中李鳳來等奏 國家專設水利官員凡以爲民邇  
來黃緣別差視民間水旱畧不加意乞 勅工部行  
撫按官嚴加禁治務及時講求多方濬築俾溝洫相  
通旱澇有備無得別有差委以分其力如有勢豪侵

古利已損人卽行禁革工部議復從之○是河數  
敗爲漕梗議者始藉藉言固國本興農田水利事矣○  
於是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  
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  
必曰大禹然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吠  
澮距川至孔子稱禹亦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  
河歷千七百年而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  
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  
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定王時溝洫加壞矣而徙猶

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掃地。及漢而河決，酸棗決，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決不可勝紀。治河費歲以鉅萬計，其治法不過疏塞之而已。溝洫之政無聞焉。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也。其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之安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年之間，此其由於溝洫之不修者明甚。陛下養愛元元，無所不至。

墾田勸農之疏屢蒙 俞允則今日墾營溝洫之政  
以繼神禹平成永賴之功。臣實望焉。且黃河所以有  
徙決之變者無他以行未入海而霖潦無所容也。天  
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  
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  
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兩得之也。今河南州  
縣被衝決者。壠畝淤墳。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而  
科催額稅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極矣。至運河以東  
濟南東昌袁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洗泗等河。與民

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溝洫不修之故也。使溝洫旣修，胡寧患此。今欲修溝洫之政，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海而已。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今莫若正疆里，以稽工程。

集人力以取夫役。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議。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者。蓋疆里不先正。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而彼此不相病。合行司府州縣規畫。立界先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爲三年規。大畧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疏小渠。達於中渠。其



淺深寬狹各因水勢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  
特甚不通轉輸之處則疏爲塘灤於溝洫之間以游  
衍之澇則收蓄旱得取用經畫既定造彊里圖冊上  
之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助夫役  
者大約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爲  
之經民夫各治其田爲之緯乞行河南山東直隸間  
刑官除特育井情理深言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  
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附近衛所而屬之有司責  
令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

○積○若○會○赦○願○附○籍○佃○前○田○爲○永○業○者○聽○其○府○州○縣○徒  
罪○發○配○人○願○贖○者○俱○令○以○官○夫○開○渠○徒○以○里○計○杖○以  
丈○計○隨○所○犯○輕○重○爲○放○免○差○次○則○軍○犯○免○衛○所○陵○虐  
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充○贖○亦○不○廢○法○外○此○更○清○驛  
傳○應○付○之○溢○恤○稅○糧○賠○累○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  
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當○事○諸○臣○皆○相○與  
推○廣○德○意○一○一○行○之○則○溝○洫○旣○成○豈○止○河○患○可○平  
民○利○可○興○卽○萬○一○有○戎○狄○盜○賊○之○警○亦○將○遂○循○相○顧  
而○不○敢○橫○又○推○其○法○與○諸○邊○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

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不惟可省餉饋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今自近潢河一帶。州縣積年逋欠。查理停免。而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流移漸復。而荒田自墾。往年治河佐事之臣。劉大夏等。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蒙給鈔關抽分。以備支費。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也。今溝洫大務。誼當不惜小費。量於蠲糧數內。通融扣補。畧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使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溝洫修

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漭然而有餘其二使  
河決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  
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若東南水  
利巡撫呂光詢疏言曰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翁受  
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  
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  
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  
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湖流  
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漭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

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壠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民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

有所歸而滯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  
憂矣。凡岡壠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滯之深廣。復其  
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  
大經也。雖然導河濬浦引注於海而每遇秋淋泛漲  
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  
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  
丞郝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  
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  
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

救死不贖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  
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塌沒日甚而  
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  
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  
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  
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  
然湍流而剛壘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  
灌溉益不但利於低田而已至於河浦之水皆自平  
湖流入江海水慢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

年卽蒞菽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  
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  
閉以禦淤沙歲早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  
而不閉以宜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又  
量緩急以處工費專委任以責成功則事有定規人  
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給事中秦鰲言畿輔之地  
北抵深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冰土深  
厚地沃饒可田宜選江浙士爲之長吏使訪募江南  
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築堤環田畢



力樹藝其中仍做古孝弟力田之科有能以千夫耕者卽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卽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三四年後稽事登盈京輔充實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詹事霍韜亦言自真定至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爲害能慎選守令勸民興農開道溝洫旱灌潦泄所收自陪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輔捐瘠之地得爲富饒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阻而不

得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守國之道也而張瀚之請  
墾鳳淮田也疏稱兩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芽紅蓼多  
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旱澇雨多則橫潦瀾漫無  
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饑饉窘逃  
烟稀土曠此地界連蕭碭汝潁逋逃之數積久不無  
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  
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  
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  
行徧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

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  
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  
可資引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行地多則木棉桑棗皆  
得隨宜樹藝土木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  
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  
逋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  
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  
皆僉事可得專行議既允惜其不講於任官之道而  
浪以委之貪穢之臬僉竟令以人廢盛舉也不良可

惜哉。萬歷中御史徐貞吉言西北水利事。畧糧從  
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  
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  
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  
至。皆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  
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  
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  
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  
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

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遼則洪流萬頃，一寄命於天。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利一。國家全盛據上游以控六合，顧待哺於東南。水利興而田疇之間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卽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卽所省彌多。東南民力幾獲甦息，利三。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數十里之外無一溝一澮爲之潴蓄，冷菜爲渠堰疏爲溝澮，引支流而納之，使霖潦不溢，則

河流殺而其患可弭利四西北平原千里騎使馳突  
清滄舉而野皆金湯窺伺既難所樹榆柳棗栗資民  
用者又可設伏而避敵利五西北土曠而民游人輕  
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而游民有歸憂亂從弭利  
六東南生齒日繁地不勝其民民不安其土今招撫  
南人修水利於西北蓬蒿之野將民均而田亦均利  
七西北繇役之苦劇矣田墾民聚則賦增而重繇可  
輕利八沿邊諸境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商避  
轉輸之苦折色以兌賦邊田墾則轉輸不煩軍不乏

餉利九屯田隱占難稽久矣而西北非無田之患田  
不墾之爲患也水利修而泮戶佃客募可立致營田  
成而屯政自舉利十一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  
之費班軍有春秋更上之勞籍軍有逃亡勾補之苦  
水利修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十有一宗祿勢將  
難繼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  
其治生之端支庶漸繁示不再授使及始授之時勸  
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墾田擴產爲長子孫計  
卽上下俱利利十有二古有志者欲做井田遺意授

民產而柰其時之不可痛豪強兼并欲限名田而限其勢之難行今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將井田名田無施不行利十有三古量地畫井度地居民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地不可多得一介之民而地邑民居適均也今舉莽蕩之地畫井居民哀多益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將制定成俗而教化可興利十有四夫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



溉焉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  
文翁漑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秬  
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  
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  
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摺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  
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  
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  
及五湖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

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聚于東  
非其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長。在禹貢得州之  
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  
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  
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徧安  
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遂甲於天下。及其季  
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  
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  
又行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阻塞。緩則疏。

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  
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滯泥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  
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  
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然世之疑而不遽行  
者何也蓋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  
忌於任怨五徧於變習不可不察也是必有經畧之  
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  
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  
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

也○惟○于○開○府○也○節○者○得○人○以○攝○其○大○權○守○令○久○任○而○責○成○之○利○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於○帑○而○償○於○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其○心○焉○曾○謂○善○於○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獲○繼○是○有○興○卽○以○所○獲○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定○論○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便○者○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兢○勸○而○爭○先○

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閭○治○水○利○輒○飽○吏○胥○之○橐○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叢○於○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奔○而○耕○亦○自

奔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節之  
入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  
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  
者稍優異之則民耻於逸而趨於勞矣迺若不費公  
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熟籌焉邊地  
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與  
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  
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  
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

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而田以率徧禪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

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術。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總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徵。權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



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遙授散職  
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  
有條借食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令罪而有力者損  
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歸其田而收  
其稅卽無力宜遠配者亦得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  
墾田而贖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  
之屯田可與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  
民哉疏上水衡當事者迂其言尼不行既斥復召而  
人情安故駭創爲浮議沮事者衆又竟尼不行惜哉

蓋自遷都燕京歲用率俾給漕運舳舻千里御尾而集率於取東南於是言水利者莫急於東南顧災沴頻仍催科嚴迫東南之民力竭矣而體公識遠之士診漕運則虞阻談江南則虞誦談無事則虞腹膏談有事則虞扼吭始有發憤言西北水利者二者均行國之大計也夫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自漂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也宜興荆溪其咽喉也百瀆其心也震澤其腹也旁通衆瀆其脈絡諸窳而吳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

宜欽池陽九經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  
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人塞其衆  
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蓋自宋  
慶曆以來欲便糧道遂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于是  
水流漸紆泥沙易漲而東向之勢不敵渾潮是以壅  
積不條吳淞之堦無異平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失  
其趨矣夫太湖一壑於長堤再溢於吳淞汎溢之患  
理所必至况霖雨一集諸郡奔流溢焉注之欲其不  
為廬舍稼穡之災勢可得乎然則治水于慶曆之後

較之馬臻輩殆難其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相之書。陳正同有言相視之。札史才有圍田之議。李結有敦本之說。而卑陂。郊。壟。則經畫尤有詳切矣。自今觀之。置五堰於溧陽。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則卑陂之大槩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於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湍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則郊。壟。之大槩也。蓋陂之議。詳於道水。壟之見。乃工於固田。夫治水以爲田也。治水而不治田。則濡足何益。治田而不治水。則

耒耜何功。然則二者事誠相需。而二子之爲議。則固不可以偏廢者矣。永樂間。夏原吉以善言。水得蒞茲役。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江。以達劉家河。而洩吳北去之水。自華亭河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壅。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

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茜經七鴉白茅揚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按其未浚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途多而四達之勢沛矣是故近理之湖則水得所容而橫汎可銷遠濬之江則水得所趨而壅噎可達然則所謂障患以興利或者萬一有裨於是乎至若分瀉浙江之議則所以殺太湖之受而省專治三治之難也擬之今日雖民窮時詘益非可以舉羸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圖遠

者不泥於近昔者賈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堤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以讓之見酌今日也蓋嘗按地勢之所歸而訊之長老之智者曰天目以東之水可以自餘杭入德勝出沈唐遵臯亭下臨平而瀉之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減其半昔之淤浸之田可以復膏壤之舊矣至若圩田四圍皆溼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者也必使修治

濶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亦可蓄於溝。港溝港  
流通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漚不均則可以疾趨於  
江海。而水患不自此息哉。至于中州濱河之區。歲苦  
馮夷衝嶺。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方數千里之外。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  
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滹水。南陽之  
鉞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  
處。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  
於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白二渠。諸跡



可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昔李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潯森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獲耶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入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非上招揀而開導之孰知致力哉雖然渠一也鄭國開之則爲利息夫躬開之則爲害彼

一也。翟方進決之，則民怨；杜預決之，則民悅。有治人無治法，是又在於善推行者。

古今洋子集

卷之